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傳教士子女在中國：內地會與十九世紀芝罘學校的創立

Missionary Children in China: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efoo Schools in Late of Nineteenth Century

doi:10.6752/JCS.201409_(19).0015

文化研究, (19),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2014

作者/Author：張勤瑩(Ching-Yin Chang)

頁數/Page：291-33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1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1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Missionary Children in China: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efoo
Schools in Lat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g- Yin , Chang

**傳教士子女在中國：
內地會與十九世紀芝罘學校的創立**

張勤瑩

感謝匿名審查人、編委會的寶貴意見，以及執行編輯陳克倫先生以及文字編輯蔡岳璋先生的細心校對。此外，在筆者寫作與修改期間，感謝王文霞老師、王成勉老師、吳秀良老師與吳昶興老師，以及謝明憲博士等人提供相關資料與建議。同時感謝芝罘校友及其家屬Mary Previte, Stanley Thompson, Marcia Thompson以及現任《芝罘雜誌》主編Ian Grant等長輩，以電子信件跨海描述個人生命經驗與母校記憶，讓筆者宛如參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時光。

張勤瑩 (Ching-Yin Chang)，輔仁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電子信箱：sylviachang1018@gmail.com

摘要

中外學界對於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討論，鮮少關注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成長歷程；其中，關於教育事業的課題，更聚焦在教授中國學生的機構，對於過往曾設立專門招收傳教士子女及外僑子弟的學校，往往略而不談。

由於傳教士子女的教育問題，與傳教士家庭在中國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更牽涉當時傳教士父母看待子女在中國長大的心態。究竟他們是將自己對於中國的想像，與信仰福音的期待，附加到孩子們的童年上？抑或採行一種截然不同於中國文化的教導方式？

本文藉由在十九世紀後期，內地會為其傳教士子女設立芝罘學校的教育及活動為研究主題，探索傳教士家庭的育兒問題，及其子女在中國接受英制教育的養成過程。並從芝罘學校在近代中國設立的歷史緣由，深入追蹤內地會傳教士家庭在中國生活期間，面臨的子女教養需求，以及內地會設校的考量，與其在中國發展的關連性。

關鍵詞：內地會、芝罘學校、傳教士子女、戴德生、蘭大弼

Abstract

The issue about how missionary children grew up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ir parents worked particularly in Modern China has been long neglected in the missionary history either in Chinese or English literature. How missionary children were educated during their childhood and youth? What did they learn in Chinese surroundings when they were young? How did those missionaries also as parents look at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This article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education and activities in the Chefoo School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considering the childhood of the missionary children, some following questions were arisen, such as how missionary parents raised children in China, what kind of courses were offered for these children, educated in the Chefoo Schools.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may lead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reasons of the Chefoo Schools tha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 China by James H. Taylor in 1881 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hildren educated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would contribute to realize educational problems troubled those missionary parents in inland provinces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Keywords: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Chefoo Schools, missionary children,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David Landsborough IV(1914-2010)

全球化的來臨，促成世界人口的移動頻繁，擁有遷徙經驗、接受文化衝擊的孩童日漸增多，並在成長過程中，獲得多元的文化體認，建立獨特文化歸屬感。¹近年來，西方社會學家以「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s, TCKs)為名，統稱這些擁有遷徙經歷的兒童與青少年群體，傳教士子女(Missionary Kids, MKs)尤占大宗。²

以傳教士子女而言，當他們重返父母家鄉，適應母國社會與文化，相較於其他來自駐外軍人、商人及外交官家庭的孩子們，可能會遭遇到較多的適應難題。主因在於他們長期定居他鄉，動輒十年有之，早已接受異國文化。事實上，在十九世紀英國海外傳教風潮下，已有一批以英籍為主的傳教士子女在中國成長；然而，今日社會學研究鮮少著眼於歷史溯源的視角，分析百年前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就學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童年經驗，反映出甚麼樣的時代性？

一、傳教士子女的童年：在華傳教史上被遺忘的身影

十九世紀以降，一批批英籍傳教士帶著傳教使命遠赴亞洲宣揚福

- 1 近年來，童年研究的多元性深受學界重視，無論視童年為「社會建構物」的兒童社會學；或是從社會的歷史變遷，分析家庭結構變化與育兒觀念變遷等等，皆突顯出童年具地區性差異，且深受當地文化風土以及教養觀念的影響，因時空差異及文化觀念的影響下，塑造出不同的「兒童形象」。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90-123; Sarane Spence Boocock and Kimberly Ann Scott, *Kids in Context: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147-186; Arland Thornton, *Reading History Sideways: The Fallacy and Enduring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al Paradigm on Family Lif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47-132.
- 2 「第三文化」是由社會學家Ruth Hill Useem於1950年代提出。相關討論參閱Bell, L.G., *Hidden Immigrants: Legacies of Growing Up Abroad*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1997); David C. Pollock and Ruth Van Reken, *Third Culture Kids: The Experience of Growing Up Among Worlds*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1999); Tracey Tokuhama-Espinosa, "Third Culture Kids: A Special Case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racey Tokuhama-Espinosa (eds.), *The Multilingual Mind: Issues Discussed by, for, and about People Living with Many Language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3), 165-168.

音，無論是1807年，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進入中國，或英國長老教會於1865年派遣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醫師前往台灣宣教，皆為十九世紀英國海外傳教風潮下的明證。與此同時，此一風潮造就不少傳教士子女，在華人社會度過童年的新現象。是此，西方傳教士子女在海外的童年及教育經驗，是一個值得上溯至百年歷史的題材，並與基督教在華傳播史密切相關。

自1858年中、法兩國議定《天津條約》，清廷於1860年批准該約後，使得清廷禁洋教的限令告終，不僅天主教傳教士前進內地傳教，新教傳教士亦同享其惠，並於各省租賃房屋或購買土地。此一宣教情勢，導致不少新教差會將目光投向中國內地更廣大的屬靈需求，尤以英籍傳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創立的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最為著名。

內地會是中國基督新教發展史上的重要差會之一，更是二十世紀亞洲最大差會組織。³戴氏秉持在中國遍傳福音的理想，一改過去新教傳教士僅在通商口岸活動，興建宣教站、教堂的作法，吸引更多有

3 關於內地會的發展，參見林美玫，《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1865-1926)》，(台北：花木蘭，2009年)，該書中提供詳實的內地會參考文獻。另，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張陳一萍等編，《惟獨基督-戴德生生平與事工圖片紀念集》，(香港：海外基督教使團，2005年)；戴德生，《帶著愛來中國》，路中石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年)；柯喜樂(Norman Cliff)著，《聖愛的火焰-中國宣教史上的海家班》，韋華林譯，(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年)；史蒂亞(Roger Steer)，《戴德生-摯愛中華》，梁元生譯(北京：中國友誼，2006年)；盧在軾，《中華內地會在華傳教活動研究(1865-1905)》，(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6年)。英文論著參見F. Howard Taylor, *These Forty Years –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Philadelphia: Pepper Publishing Company, 1903); Austin, Alvyn, *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7); A.J. Broomhall, *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vol.7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9); Porter, Andrew, *Religion Versus Empir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Overseas Expansion, 1700-1914*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Press of Manchester University, 2004), 191-211; Roger Steer, *J. Hudson Taylor: A Man in Christ*, (OMF Publishing, 2011).

志者跨海來到中國，成員人數更是逐年倍增。⁴以「信心傳教」為呼召之下，內地會並不特別要求傳教士具備高學歷的條件，或是深諳中文。但是，傳教士必須信靠上帝，並秉持勇氣、決心、耐力，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並讓福音在中國廣傳；而內地會於1880年代，派遣女性傳教士前往西部中國，更屬當時的創舉。⁵

據統計，1910年中國境內所有外籍傳教士總數為4299位，至1911年增至4628位。其中，內地會所屬在華傳教士人數，在1885年列有182位，至1917年，已多達1059位，遍布在中國各省分，共221個宣教站服事。⁶不僅如此，以1911年內地會取得的捐款為例，包括來自美國及澳洲，總得達63000英鎊，顯見內地會在中國傳教工場的重要性。⁷

基於此，不少研究主題關注內地會在華發展史，包括戴德生引領同工深入中國內地建立宣教站的過程，及其吸引各宗派傳教士加入內地會的策略，使之成為一跨宗派性質的差會等面向，但卻忽略了傳教士子女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角度。百年前入華的內地會傳教士，為了福音遍傳的使命，前往生活條件相對落後的中國內陸省份，不少傳教士夫婦更長期在該地經營宣教站。可想而知，當金髮碧眼的洋孩子們，逐漸出現在內陸省份時，內地會或其他差會的傳教士父母，究竟如何解決子女教育需求？根據基督教調查資料《中華歸主》，提供線索如下。

4 “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 *The Messenger* (Feb.1912): 4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7), 303-485;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計秋楓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164-166。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劍橋晚清中國史：1800-1911》（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599-6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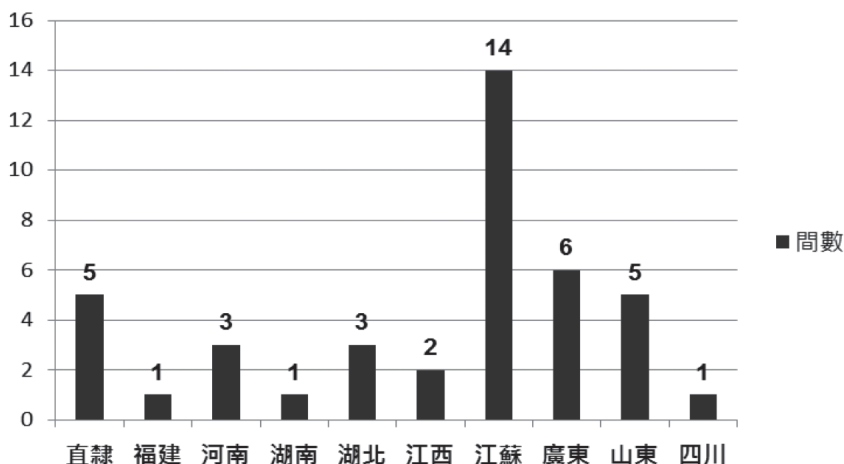
5 “China Inland Mission- Qualifications of Candidates for Mission Work,” *China’s Millions* (June.1888): 76; “Che- Fu-Shan-Tung Province From the Diary of Mrs. Sharland,” *China’s Millions* (Dec.1882): 146; “Meeting held in Exeter Hall,” *China’s Millions* (July.1881): 81.

6 “Missionaries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China’s Millions* (Dec.1885): 161; *China’s Millions* (June 1917): 72.

7 “New Missionary Book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The Messenger* (Nov.1911): 369-370; “China and the Gospel,” *The Messenger* (Dec. 1912): 369.

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境內，已經出現一些專為傳教士子女，及其他外僑兒童設立的學校，地點多集中在江蘇省，特別是上海一帶（見表一所示）。不過，根據《中華歸主》顯示，內地會於1881年在山東煙台創立的芝罘學校(The Chefoo Schools)，乃是新教在中國，最早為傳教士子女及外僑家設立的英式學校。⁸在此之前，僅有天主教專為外僑子女設立學校。不過，中外學界對於芝罘學校的討論並不多見，中文學界的相關研究更是付之闕如。⁹

表1：二十世紀前期專為傳教士子女及其他外僑兒童設立的學校分布



資料來源：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153-1159。

8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原《中華歸主》修訂版）》，蔡詠春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1157、1158。

9 已有學者從內地會發展角度討論芝罘學校的功能。Rhoda A. Semple, *Missionary Women: Gende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Victorian Idea of Christian Mission* (Rochester: Boydell Press, 2003), 154-189. 相關研究回顧參見張勤瑩，《被遺忘的中國童年-芝罘學校與內地會傳教士子女》，（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年），7-14。

事實上，無論是中國近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或是兒童史相關範疇，皆鮮少論及傳教士子女的生活情形。¹⁰就連基督教在華傳播史，亦少有關注傳教士子女在中國成長的歷程。在基督教教育方面的議題，多數的討論集中在教授中國學生爲主的教會學校，卻忽略了在華的基督教教育中，亦有針對以傳教士子女及外僑家庭爲主，類似像芝罘學校這一類型的學校。究竟爲何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童年經驗，如此乏人問津？或與如下兩點要因有關。

首先，過去中外學界多是關注新教在中國傳布的歷程，包括在華傳教士的具體傳教事蹟，中國基督徒社群的形成，以及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思想與文化的影響等，類似的研究主題不容易彰顯傳教士子女的研究意義。不過，倘若是站在開拓傳教士研究的多元性，則傳教士子女的教育問題，必然與傳教士家庭在中國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此議題牽涉到百年前的傳教士父母，看待子女在中國長大的心態。究竟他們是將自己對於中國的想像與福音期待，附加到孩子們的童年上？抑或是採行一種截然不同於中國文化的教導方式？是故，透過傳教士子女在童年階段的學習經驗，將可發掘新的視角，協助我們探索傳教士家庭在近代中國的育兒問題，以及他們的下一代在中國接受教育的情形。

其次，除了受限於前述的研究議題之外，亦牽涉到史料的不足。爲此，筆者特地走訪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圖書館，蒐集典藏的「內地會檔案」(China Inland Mission Archives)，發現一批由芝罘校友奔走募集的史料，內

10 自法國史家Philippe Ariès (1914-1984) 的研究興起一股兒童史風潮，多年來有關西方兒童史的討論大致可區分爲「理論」類型與「國別」類型，論述方向主要是以理論視角展望兒童史研究新動向，或者以各國歷史中的兒童教養作爲敘述主體。例如探討近代在中國成長的兒童，多是以中國兒童爲主，諸如熊秉真幾部作品《童年憶往》、《幼幼》、《安恙》等。Jon L. Saari, *Legacies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 1890-1920*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aul J. Bailey,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7).

容主要反映出芝罘學校在中國設校的歷史，並涉及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求學經過。¹¹

該校屹立中國多年，但最後受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督教政策，師生於1951年被迫撤離中國，結束在中國長達70年的歷史。據統計，該校從創校到1930年為止，已培育出約1300多名畢業生，校友不乏享譽國際的知名人物。¹²例如，創辦《時代雜誌》(*Times*)、《財富雜誌》(*Fortune*)、《生活雜誌》(*Life*)，叱吒美國傳媒界，且影響當時美國政界甚鉅的亨利·魯斯(Henry Luce, 1898-1967)，即是芝罘學校校友之一。

透過亞非學院圖書館典藏的「內地會檔案」，包括《芝罘雜誌》(*The Chefoo Magazine*)、《中國議事紀錄》(*China Council Minutes*)等史料，以及內地會機關刊物《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本文希望深入釐清下述面向：包括傳教士家庭在中國面臨的育兒考驗，以及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在中國創設芝罘學校的經過；還有芝罘學校落實的教育型態等議題。

二、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內地會傳教士家庭的育兒抉擇

內地會傳教士爲了向中國人傳播福音，必須適應生活中的文化與風俗差異，以及天候與疾病所帶來的挑戰，甚至可能因中國社會暴動而危及生命。¹³他們在中國的子女們，也必須面對類似的風險。然

11 在內地會檔案中藏有兩部專著，均出自芝罘教師之手，主要是以個人經歷敘述學校發展，且兩部著作出版相隔60年。Stanley Houghton, Edith B. Harman and Margaret Pyle, *Chefoo*,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31) (CIM/CSP ADD Box5 File35 at SOAS Library); Gordon Martin, *Chefoo School, 1881-1951: A History and Memoir*, (Braunton Devon: Merlin Books, 1990) (CIM/CSP ADD Box5).

12 "The Story of Our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 at Chefoo, 1879-1929," *China's Millions* (Dec. 1987): 6-27.

13 據英國長老教會刊物《使信月刊》(*The Messenger*)統計，自1807年至

而，一旦子女的安全、健康或是教育需求出現問題，勢必也會衝擊傳教士父母對於福音理想的堅持，甚至可能會影響他們續留在中國傳教的意願。¹⁴在創立芝罘學校之前，戴德生爲了讓子女接受完善教育與生活照料，亦曾經歷過親子分隔於英國與中國兩地，久久無法相見的遺憾。下文據「內地會檔案」的材料，將十九世紀傳教士家庭處理育兒與教育的做法，區分成三種型態：

(一) 承受親子分離考驗的傳教士父母

秉持「信心傳教」的戴德生，引領第一批同工，從英國搭乘輪船「蘭茂密爾號」(Lammermuir)，於1866年抵達上海。這批同工共計十幾位成人，包括戴德生與瑪莉亞(Maria Taylor, 1837-1870)夫婦在內，但還有四位戴氏的年幼子女，也隨著父母一同來到中國，當時最小的孩子不過兩歲。¹⁵戴德生的子女們雖然平安地踏上中國的土地，但是生存的考驗才正要開始。受到氣候與疾病的折磨，先後有兩名孩子接連早夭，就連妻子瑪莉亞不久也因病驟逝。

儘管遭逢喪親的打擊，戴氏仍舊堅持在中國傳教的理想，首要之舉即是將倖存的兩個孩子：戴存仁(Herbert Hudson, 1861-1950)與戴存義(Frederick Howard, 1862-1946)送回英國家鄉託付親友照料，自己隻身回到中國傳教。¹⁶戴氏二子雖然被迫重返英國生活，不過，受到

1904年傳教士殉難人數，共153位成人以及53位傳教士子女。“Martyrs’ Memorial for China,” *The Messenger* (Jan.1904): 18.

14 據內地會《中國議事記錄》所載個案顯示，當孩子有殘疾時，傳教士父母勢必得爲孩子的健康與教育問題付出更大心力，甚至偕同返國治療及接受教育，自然也就影響傳教工作的執行。“Mr. & Mrs. J. R. Adam,” *China Council Minutes* (Feb. 1912): 121.

15 M. Geraldine Guinness, *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894), 226-304; Alvyn Austin, *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Michigan: Wm.B.Eerdmans, 2007), 106-110.關於此書書評，參見王成勉，〈書評：Alvyn Austin, *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漢學研究》31:4(2013)，335-342。

16 Pat Barr, *To China with Love: The Lives and Time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60-1900*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3), 33-34.

父親傳教熱忱的影響，成年後的戴存仁與戴存義仍舊重返中國傳教；戴存仁更受其父之託，前往芝罘學校協助校務。

要而言之，戴德生與子女分處中、英兩國的際遇，並非當時的特例。基於健康與教育的理由，不少傳教士父母安頓好子女在英國的生活後，仍舊選擇重返中國。¹⁷這樣的做法反映出當時傳教士家庭在中國育養子女的不便。即使戴德生再度續弦，但爲了拓展中國的傳教任務，夫婦倆仍舊決定讓新生兒留在英國家鄉。由此可見，爲了福音使命，早期的傳教士父母，犧牲的不只是個人的生活逸樂，甚至還得忍受親子長期分離的苦楚。¹⁸衛玲(S.M. Whiling)女士在1880年舉行的美國浸信會女傳道會年度會議(Annual Meeting of the Women's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上的言論，可以佐證之餘；亦可證實親子分離問題，的確伴隨著海外傳教活動而存在。不過，時人曾詮釋此乃爲神奉獻的付出。

衛玲女士呼籲，應讓傳教士子女遠離異教國度，並讓他們在信仰基督教的土地上得到餵養，好讓傳教士父母可以專注地從事傳教工作。她還指出，目前在緬甸、中國、印度、阿薩姆等地，已有不少傳教士家庭，願意將子女留在母國接受教育，顯見這樣的作法逐漸獲得傳教士家長們的認同。但是，她也強調美國社會應該重視傳教士子女的福利。¹⁹

然而，爲了奉行傳教任務，而將子女們獨自留在母國，這樣的作法是否能爲所有的傳教士父母所接受，並將這樣的作法視爲是一種爲神奉獻的犧牲？事實上，堅持讓子女留在傳教工場的傳教士父母仍舊大有

17 據《使信月刊》的報導，英國早期兩所專供傳教士子女就學的教育機構，分別是招收男生的Eltham College與女校Walthamstow Hall。但1917年Eltham College傳出財務困難的消息。“Eltham College,” *The Messenger* (Mar. 1917): 74.

18 關於內地會早期發展過程，參見Marshall Broomhall, *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PA. Philadelphia CIM, 1915), 21-98.

19 Mrs. S. M. Whiling, “Ought Missionaries to Leave their Children?,” *China's Millions*, No.70 (April 1881): 50-51.

人在。但是，究竟是基於甚麼樣的理由與想法，支持他們讓孩子們在這個未受福音洗禮的土地上成長？這是否可能延伸出其他的教養問題？

(二) 在中國獨力養育子女的傳教士父母

儘管讓子女留在傳教工場，很可能會妨礙傳教工作的推展；但是，經營舒適安全的居家空間，構築一個共享天倫之樂的基督徒家庭，卻又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社會盛行的家庭意識形態(family ideology)。在這樣的社會氛圍影響下，仍有不少傳教士父母希望能兼顧傳教工作之餘，親自照料子女的童年。²⁰

根據維多利亞時代提倡的家庭教養觀來看，爲了替子女們塑造一個安全且充斥基督教氛圍的家庭空間，母親的角色顯得格外重要。然而，身處中國的傳教士婦女，一旦堅持讓子女留在身邊照料，孩子們必定會接觸到中國的習俗與社會文化。²¹究竟傳教士父母如何看待環境對於子女人格的塑造？又，傳教士父母的觀點，對於處非基督徒的環境中，是否當真影響傳教士子女的心智成長？

西方社會自啓蒙時代以來，不少哲人主張環境對於兒童成長與教育的影響，無論是洛克(John Locke, 1632-1714)，或是《愛彌兒》(*Émile: ou De l'éducation*)的作者，法國啓蒙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s, 1712-1778)，皆分別主張經驗、環境對於兒童成長與教育

20 Sanne Parlevliet, "Daily Chicken: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Bourgeois Family Values in Adaptations of Literary Classics of Children, 1850-1950,"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36, no.4 (2011): 464-482; Michael Anderson,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Family, 15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48. 關於維多利亞時期英人看待家庭與社會文化身分的關係，以及從道德層面塑造女性的期許，如「家中天使」形象，參見余文章，〈維多利亞文化身分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中外文學》33:6(2004)，125-153。另外，從維多利亞時代出版的英國家庭聖經及插圖中描繪女性使徒的聖潔及兒童的無邪，亦可作爲檢視「家中天使」的形象塑造的來源之一。Mary Wilson Carpenter, *Imperial Bibles, Domestic Bodie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3), 49-67.

21 林美玫，〈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活動：以上海聖瑪利亞女學爲例(1881-1907)〉，羅久蓉、呂妙芬主編，《無聲之聲(I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1600-195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3年)，177-214。

的重要性。時至十九世紀，復有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將演化論公式擴大應用到物種與社會，藉以強調社會及環境對於兒童成長的影響。²²

承前所述，身處十九世紀的海外傳教士父母，必定不會輕忽當地文化風俗以及疾病衛生條件，對於子女的心智及健康方面是否造成危害。具體而言，儘管傳教士父母事主之心甚堅，積極引領中國人接受福音；卻也擔心涉世未深的孩子，很可能因為家中的中國奶媽，以及鄰家的中國玩伴，不慎染上欺詐、驕縱與傲慢等的習性。²³

倘若讓子女長期居住在內陸省份，不僅無法接觸到西方文化，更可能因長期與中國玩伴朝夕相處下，出現被同化的情形。²⁴所以，為了避免此等教養問題，遂有已婚的傳教士婦女放棄傳教工作，改由丈夫外出傳教，自己待在家中照顧子女，並刻意布置西式居家空間，希望讓孩子們熟悉西式生活習慣與文化意涵，使之與外界的中國社會有所區隔。

例如，榮獲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是美籍傳教士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之女。據賽珍珠描述其童年經驗，表示她的童年猶如成長在兩個沒有交集的

22 楊漢麟、周采，《外國幼兒教育史》，(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7-121；約翰·克萊佛雷、丹尼斯·菲利浦斯：《西方社會對兒童期的洞見—從洛克到史巴克具有影響力的兒童模式》，陳正乾譯(台北：文景，2006年)，21-44；67-86。Mark Franci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9-312; Alberto Mingardi, *Herbert Spencer*,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110-133.

23 Jane Hunter以美國傳教士婦女為例，指出不少人仍是秉持著他們的孩子是比中國孩子優越，故不放心讓他們的孩子與周遭的中國孩童打成一片。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 of the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4-112.

24 時在海外的傳教士，普遍擔心子女受到異文化環境同化的影響，故避免孩子與當地孩童相處。例如，在美國北部達可他州(Dakota)的傳教士家庭，擔心自己的孩子與當地印第安孩子頻繁接觸後，可能會被同化，淪為「小印地安人」。Linda Clemmons, "Our Children Are in Danger of Becoming Little Indians: Protestant Missionary Children and Dakotas, 1835-1862," *Michigan Historical Reviews* Vol. 25 (1999): 69-90.

世界，「一個是來自於父母所屬長老教會式的乾淨美國世界；另一個則是可愛歡樂卻帶些髒亂的中國社會」。²⁵小小年紀如她，除了不忘在母親面前表現出合宜的舉止，但也懂得小心翼翼穿越中西文化之間。²⁶有趣的是，傳教士婦女特意為孩童布置西式家居空間的作法，亦有助於吸引鄰近中國婦女的好奇心，甚至增加向鄰近住家的中國婦女及兒童進行傳教的機會，只是成效有限。²⁷

儘管傳教士父母會擔心年幼子女受到迷信或不當觀念的影響，但也有案例顯示，金髮碧眼的孩子們，的確容易拉近傳教士與中國人的距離。在山西平遙服事的內地會傳教士索行年夫婦(Rev. A.H. Saunders)育有一女小珍珠，乃是第一個誕生在平遙的外國人。自出生以來，不但受到中國教友的疼愛，就連官夫人們也對這白種小女孩感到好奇不已。

小珍珠生於中國，時在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就是光緒十九年。她精神甚壯，從來沒有害過一回病……，喜歡騎驢在市中城外遊玩，毫無懼怕。中國教友都疼愛她，因為她愛人，所以有人愛她。外國孩子生於平遙的，她是第一個，因此本地人都喜歡她。有多少人請我抱到他們家中，給他們看看，所以我得能趁此機會，將福音道理傳與官府紳士的婦女此等富貴人，不常出外。若非小珍珠，我也不得闖入他們的公館，這是她沒有知覺的時

25 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s: A Personal Record*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4), 3-38; 關於賽珍珠的童年教育，參見梁元生，《歷史探索與文化反思》，(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年)，134-135。

26 1930、1940年代，賽珍珠出版兩部傳記《戰鬥天使》(*The Fighting Angel: Portrait of a Soul*)及《異鄉客》(*The Exile*)，分別以其父母的性格與經歷進行撰述，不僅有助於理解海外傳教工作背後，潛在的心理與性別層面的壓力；亦能觀察類似賽珍珠此等傳教士子女在中國文化環境成長下的際遇。Pearl S. Buck, *The Exile* (New York: John Wiley, 1936)；Pearl S. Buck, *The Fighting Angel: Portrait of a Soul*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4). 留美學者廖康已出版的博士論文，側重於討論這兩部傳記的歷史價值。參見 Liao Kang,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ridge Across the Pacific*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7)。

27 身為傳教士之女的浦愛德(Ids Pruitt)，其描述童年在中國的家時，指出客廳是家庭生活中心，在美式風格布置下顯得隨意，牆上掛有米勒及母親自己的畫作，童年的她感到中國人的布置較為正規。Ids Pruitt, *A China Childhoo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8.

候，就能使人爲主作見證了。²⁸

不幸的是，原本索行年夫婦已打算將小珍珠送往山東煙台的芝罘學校就讀，只是年幼的孩子還捨不得離家，未料義和團事變爆發後，小珍珠卻遭此禍端，在逃難過程中身亡。

總之，無論是基於中國社會反教的壓力，或是內陸省份的氣候條件與傳染病，早期不少傳教士父母決定將子女送回母國，委託親友照料。倘使已婚的傳教士婦女，不願讓子女獨自在母國度過孤單的童年生活，就會選擇在中國當起「全職家庭主婦」，以便教養子女，這點無疑造成差會的損失。種種跡象顯示，遲至十九世紀末葉，一個兼顧安全與孩童健康，讓傳教士家長放心地讓子女在中國成長的教育環境，已成為值得重視的問題。

以內地會爲例，戴德生以傳教士子女的教育與差會的發展爲由，於1881年在山東煙台設立學校，因煙台舊稱「芝罘」，故該校以「芝罘學校」著稱。²⁹自芝罘學校設立後，不但解決了傳教士父母不願親子長期分離兩國的困擾；同時也可避免在內陸省份獨力養育子女所帶來的難題。是故，地近海濱且氣候宜人的芝罘學校，遂成爲傳教士父母解決育兒問題的最佳折衷方案。

(三) 芝罘學校：兼具醫療健康與同儕學習的教育環境

1879年，時值戴德生第五度入華，因病不適的情況下，戴氏由醫生建議前往氣候舒適、地近海濱的山東煙台休養。當時煙台港口附近，已逐漸聚集外國社群，包括領事館官員、商人及傳教士等等。³⁰

28 義和團事變之際，小珍珠在逃難的過程中不幸喪生的經過，參見索行年 (Rev. A.H. Saunders) 著，司米德譯、柴連復重編，《索教士庚子遇難記附愛主孩童殉難》，收錄於王美秀分卷主編，《東傳福音》第二十三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209。

29 霍布斯邦指出，自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小學與中學教育正蓬勃發展。參見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帝國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賈士衡譯(台北：麥田出版，1997年)，382-383。芝罘學校的建立亦正值此期。

30 唯日後煙台港口因淤塞情形嚴重，通商地位終被青島取代。關於十九世紀末葉煙台的航運及貿易發展，參見劉素芬，《煙台貿易研究(1867-

回顧煙台從開港的歷史，中、英簽訂《天津條約》後，原本英方指定開放登州作為開埠口岸，卻於1863年決議改以煙台開埠，並設有海關，名為「東海關」，使得煙台成為山東第一個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³¹在煙台休養的戴氏，當身體逐漸恢復的同時，也萌生興建療養所的念頭，好讓那些辛苦在內地服事的傳教士及其子女們，擁有一個可以休養與放鬆身心的醫療環境，以便緩解傳教士身心承受的巨大壓力。在《億萬華民》的報導中，亦提到不少身體虛弱的傳教士們，多轉往煙台，獲得治療與休養的紀錄。³²

根據傳教士動態不難發現，除了成人受益於戴德生的安排之外，幼童的健康與教育問題，同樣受到戴德生的重視。於是，戴氏向中國農人購地交涉，並與同工祝名揚(Charles Henry Judd, 1842-1919)合作搭建校舍，成就芝罘學校最初的雛型，讓內地會傳教士及其他基督徒父母，可以安心地讓孩子長期居住在氣候宜人的煙台。更重要的是，校園內的醫院提供即時的醫療照護，一旦出現傳染病案例，亦會送往校外醫院診治。事實證明，校內學生身體狀況大致良好，校方平時亦重視學生的體能訓練。因此，鮮有傳染病在校內蔓延的現象。³³

1919)》，(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東城市變遷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112-132；張彩霞，《海上山東——山東沿海地區的早期現代化歷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81-91。魏永生，《晚清山東商埠》，(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27-28。

31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169-170。

32 儘管也有傳教士因發病轉往煙台治療，最後仍病逝中國。以內地會女傳教士Bathia Littlejohn為例，1884年8月其從英國啟程前來中國，不久因發病到上海休養，而後轉到煙台診療；最終仍不幸於1885年9月病逝。可見氣候與疾病問題，亦是折損差會人力的要素之一。“Another Worker Taken Home,” *China’s Millions* (Dec.1885): 159; “In Memoriam- Miss Bathia Littlejohn,” *China’s Millions* (Jan.1886): 5-6. 此外，當時內地會所建的療養所，稱為「安歇樓」，李常受的母親曾在此地幫傭，筆者感謝吳秀良老師提供此一訊息，以及煙台相關資料。

33 *Prospectu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Chefoo*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1), 8. (In CIM/CSP BOX1File 1-10). 學生經常藉由一年一度的校慶表演，展示他們的體育訓練成果。“Protestant Collegiate School, Chefoo- Exhibition Day and Aquatic Sports,” (無刊名) (July 26th

當時在內陸省份服事的傳教士父母，畢竟無法承擔疾病肆虐，或是氣候條件對於子女健康的威脅。相較之下，芝罘學校的地理環境以及醫療服務，有助於確保學生的健康。此外，芝罘學校提供的另一項特點，則是讓孩童們可以認識同樣具有外僑家庭背景的同儕，並在特定的學習空間中，一起學習並認同英國文化，避免受到中國鄰伴同化的影響。校方明文規定，不接受中國孩童入學。³⁴

自芝罘學校設立後，傳教士父母不必大老遠將子女送回家鄉託親友照料，亦可避免親子分處兩國所導致的疏離感；因為傳教士父母前往芝罘學校的旅程，比返回英國方便，親子同在中國，只是分處不同省份而已。³⁵

芝罘學校教師曾指出，傳教士父母在內陸省份教育子女的困難，充滿許多不確定性的變數；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中國人親近時，無論是從感官方面所接收到的訊息，或是出於模仿的舉動，都可能超出父母的理解，甚至還引來中國孩童的嘲弄。然而，在教師與同儕的相互陪伴下，學生在芝罘學校接觸到的是一個嶄新的生活與學習方式；讓越來越多的家長們，不必再忍受分隔兩國之思念，或是獨自教育子女的不便。讓子女們前往芝罘學校就讀，對於孩子的健康、教育、信仰以及安全，都有相當程度的保障。³⁶

1893):1-4. (CIM/ CSP ADD Box2 File1). 此外，芝罘學校在中國期間，亦曾爆發零星幾起的食物中毒及傳染病事件。例如，1902年校內學生發生食物中毒事件，因霍亂病毒所致，計有13位學生死亡；另外，1928年芝罘學校的小學部傳出疫情，但校方很快透過隔離方式，抑制傳染病在學生之間繼續擴散。“Sad Calamity in C.I.M. Boys’ School, Chefoo,” *The Chefoo Magazine* (Winter 1992/1993): 20; “Editorial,” *The Chefusian* (Sep.1928): 1.

34 《中國議事紀錄》中曾記錄一個欲申請進入芝罘學校就學的個案，但開會的結果被否決，原因在於母親的身分是歐亞混血兒，儘管父親是歐洲人，也無法改變此一規範。China Council Minutes (April 2th 1903): 163

35 Stanley Houghton, Edith B. Harman and Margaret Pyle, *Chefoo*, 8-11.

36 據芝罘學校教師留下的紀錄，校園師生與外界中國社會的互動機會不多。儘管義和團爆發之際，校方做好撤校的準備，所幸最終仍平安度過。1911年，中國北方瘟疫蔓延到煙台，為確保師生均安，校方緊急關閉校園，不與外界往來達數月之久。Herbert J. Alty, “The Story of Our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at Chefoo, 1879-1929,” *The Chefoo Magazine* (Dec.1987): 26-

該校招生情形，也反映出外僑家長們的信任。創校初始僅有三名男童；隔年招有學生14人；至1886年之際，入學學生總數已超過100人。³⁷1890年代，《億萬華民》經常報導芝罘學校相關訊息，強調內地會為外僑子弟辦學的用心。³⁸此外，亦曾有校友評論母校特色，除了畢業生日後都有不錯的職業、懷有虔誠信仰之外，對於母校更是深懷敬意。³⁹

芝罘學校的設立，不僅解決傳教士父母育兒問題；其功能性亦有助於內地會推動中國傳教事務。下文將做進一步分析。

三、從內地會運作看芝罘學校的建立及其功能

芝罘學校在中國設校期間，曾被譽為「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式學校」。⁴⁰然而，從內地會在中國的發展脈絡觀之，芝罘學校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下述的討論，將從托育的角度，以及調度新進傳教士的方向，來解釋芝罘學校對於內地會發展的協助。此外，芝罘學校設立在山東煙台，雖是有助於將四散於中國各省分的傳教士子女，集中一個教育場域之中，但也可能為內陸省份的傳教士家庭，帶來探視上的不便，為此，內地會的政策又將如何因應？

（一）讓婦女重返傳教崗位：芝罘學校的托育功能

關於海外傳教士子女的教育問題，差會必須提供配套措施，無論是英、美差會的立場，勢必不樂見傳教士婦女因專注子女養育，而放棄他們原先所承擔的傳教工作，造成差會在人力方面的折損。畢竟差

27; “The Schools at Chefoo,” *China’s Millions* (June 1914): 94-96.

37 Marshall Broomhall, *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225-229. 張陳一萍等編，《惟獨基督—戴德生生平與事工圖片紀念集》，68。

38 Mr. H. L. Norris, “The Chefoo Boys’ Schools,” *China’s Millions* (Mar. 1888): 34; “Chefoo Boys’ School-Teacher Wanted,” *China’s Millions* (Jan. 1891): 12.

39 “After School-What,” *The Chefoo Magazine* Vol. XVII No. 2 (1926): 23.

40 “The Chefoo Buildings,” *The Chefoo Magazine* (July 1947): 8.

會投注大量的人力、財力派遣傳教士前往海外宣教，是爲了讓更多非基督徒能夠接受福音的洗禮。傳教士父母的難處，自然成爲戴德生考量設校的重要因素。

諸多案例顯示，在內陸經營宣教站得面對相當龐雜的事務，使得傳教士婦女很難同時妥善兼顧子女教養與傳教任務。例如，一位在四川服事的傳教士母親，直指芝罘學校對於她重拾傳教工作的重要性，否則她根本無法放下兩個稚齡的孩子，專心在中國內陸傳教。⁴¹又如，當年與戴德生一同搭建校舍的祝名揚，本身有三名孩子，其夫人更是期待有人接手孩子們的教育，好讓她重返傳教崗位。

上次回到英國時，我們正在等待上帝提供一個人選，來教育我們三個年幼的孩子，好讓我從家務中重獲自由，重拾傳教工作。⁴²

因此，當芝罘學校落成後，祝氏三子(Frederick, Ross, Edwin Judd)成爲創校第一批學生，並委由同是內地會傳教士，但具教育專業背景的艾立斯頓(W. L. Elliston)執教鞭。

另有個案亦證明，芝罘學校可以實現傳教士家長對於教育的期待，尤其是針對那些經內地會派駐到內陸省份的傳教士婦女，不再煩惱孩童受到當地習俗的不當影響，並在校園內享有虔信氛圍與良好的英式教育水準。一位內地會傳教士母親，欣喜地撰文向英國讀者分享，她的孩子不過才入學一年，已經懂得信靠上帝。⁴³當孩子們脫離父母所在宣教站，改在舒適且空氣流通的西式教育空間內學習，除了有益身體健康；生活在此一基督教校園內，更有助於培育學童們的虔誠信主之心，對於家長們而言，乃是一大福音。⁴⁴

41 Stanley Houghton, Edith B. Harman and Margaret Pyle. "The School", *Chefoo*, 9-10.

42 Mrs. C. H. Judd, "Mrs. Douthwaite," *China's Millions* (Aug.1896): 108.

43 校內活動中亦經常穿插聖歌及禱告儀式，校內基督教氛圍可見一斑。"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 Foundation Stones Laid for New Buildings," *Chefusian* (Aug 1933): 213-214. Kathie Judd (Mrs. Leslie Lyall), "Duty-Day in the 1930s," *The Chefoo Magazine* (June 1987): 6-8.

44 Stanley Houghton, Edith B. Harman and Margaret Pyle, *Chefoo*, 8-22.

此外，芝罘學校提供的托育功能，不僅造福內地會傳教士夫婦，亦包括來自其他差會的傳教士家庭，甚至還有學生遠從台灣搭船，赴芝罘學校求學者，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IV, 1914-2010)就是一個代表性的個案。⁴⁵

彰化基督教醫院創始人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III, 1870-1957)及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 1884-1985)夫婦，皆隸屬於英國長老教會。連瑪玉平時除了協助蘭大衛打理醫館與操持家務外，還經常下鄉傳教與當地婦女接觸。1920年代，其子蘭大弼屆於學齡，夫婦倆並未讓孩子返回英國就學，而是送蘭大弼至芝罘學校就學。此一安排讓原本必須兼顧母職與教會工作的連瑪玉，可以專心投入傳教之餘，並提筆為英國兒童創作，將她在台灣傳教期間的遭遇與生活見聞，記錄成書。⁴⁶

(二) 芝罘學校教師：另一種形式的傳教士

芝罘學校在中國設校多年，仰賴一批為教育奉獻的教師們，他們除了負責指導學生的課業學習與生活管理之外，更注重學生在靈性方面的救贖，此乃歸功於校內教師遵從內地會規範。事實上，在芝罘學校任教的條件，必須符合內地會的要求，大致可歸納出如下特質：

其一，在芝罘學校任教，身分與責任不亞於在內地服事的傳教士，差別僅在於服事對象不同。換句話說，在芝罘學校任教，等同投

45 劉翠溶、劉士永等訪談、整編、中譯，《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 2007年), 41-69。

46 連瑪玉曾描述日治時期的彰化醫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前身), 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彰化一帶, 經常人滿為患, 是彰化鎮上最忙碌的地方。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reprinted, 1972), 98-109. 此外, 連瑪玉亦將其對日本政府治台政策的評價, 傳播到英國社會。例如, 日本政府為貫徹其理蕃政策, 而大力推行的吳鳳「殺身成仁」的故事, 竟成為連瑪玉筆下, 一個可供大肆發揮傳教精神的「媒介」。文中還提到夫婦倆親訪霧社後, 對於日人治理原住民所留下的印象。未料, 相隔不過數年, 卻爆發霧社事件。此外, 當時台灣民眾立廟祭祀吳鳳, 引發乩童治病行為, 亦呈現在連瑪玉的書中。Marjorie Landsborough, "Gaw Hong," *Stories from Formosa*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924), 223-237.

入內地會在華傳教事業中的一環，並以培育學生的屬靈精神作為教育宗旨之一，不能僅以今日教師一職理解之。⁴⁷

其次，在芝罘學校任教，是與差會內成員享有一致的條件。⁴⁸芝罘學校的教師服從內地會「信心傳教」的宗旨，包括無固定月薪，一切信靠上帝為主等等。⁴⁹也就是說，校內教師多數具備教育專業背景，但任教精神猶如傳教士奉獻般。

儘管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教育刻不容緩，現實的問題在於，校內教師的流動性高，畢竟願意專程前來中國教育西方子女者不多，更得調適心態落差，以教育傳教士子女為職志，取代向中國人傳播福音的期許。⁵⁰換言之，多數傳教士前來中國，乃是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願意長期留在芝罘學校的教師人數相當有限。為能穩定教師來源，解決校內人手不足的問題，內地會總部透過如下幾種管道，安排師資與校內工作人員。

首先，針對差會內較年長、且具母性的女性同工；或是身體狀況不適宜停留在內地服事的女性傳教士，可先行轉移至臨海的煙台休養，並嘗試兼任芝罘學校的工作。⁵¹再則，安排新進傳教士進駐校

47 培育學生的屬靈精神一直是校方關注的辦學宗旨之一，校內明文規定全體學生參與早禱活動。*Prospectu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Chefoo*, 5-6. (CIM/CSP Box1). 不僅如此，教師在每逢星期二的晚上亦有一場專為校內學生做禱告的聚會。校內的基督教氛圍更是可見一斑。“The Story of Our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 at Chefoo, 1879-1929,” *Chefoo Magazine* (Dec. 1987): 27.

48 “Chefoo Boys’ School-Teacher Wanted,” *China’s Millions* (Jan.1891): 12; “Chefoo Schools: Additional Masters Wanted,” *China’s Millions* (Oct.1922): 160.

49 “China Inland Mission- Qualifications of Candidates for Mission Work,” *China’s Millions* (June 1888): 76.

50 “A Real Missionary Work by One Who Is England in It,” *China’s Millions* (June 1892): 80.

51 Alvyn Austin, *China’s Millions: The CIM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326. 內地會曾有過將體弱傳教士派駐到芝罘學校任教的紀錄，期能讓傳教士藉由煙台的氣候環境調理身體。但未必皆有很好的成效。“Mr. and Mrs. S. Glanville,” *China Council Minutes* (Sep. 11-12th 1912):168.此外，

園，尤以女性傳教士居多，此正呼應內地會當時大舉號召傳教士，鼓勵單身女性傳教士前來中國傳教。⁵²由於在芝罘學校校園內工作，不需具備中文溝通能力，適合初來乍到的新進傳教士，待日後條件許可，即可轉往內地宣教站進行傳教。⁵³最後，採取畢業生留校任教，亦是內地會穩定教師來源的作法。校友憑藉過去的成長與學習經驗，不僅能順利引導新生適應校園環境；更因愛護母校的立場，可以讓校園內的師生互動增添「家的感覺」。⁵⁴

據內地會招募教師的管道可知，凡是願意在芝罘學校任教者，基本上皆是具有虔誠信仰，且認同內地會宗旨的基督徒。所以，藉由信仰與生活紀律，校內教師一方面培養學生虔誠信奉上帝的決心，滿足傳教士父母們對於子女靈命發展的期待；另一方面則是盡可能填補學生們缺乏家庭生活的遺憾，無形中也讓師生關係更形密切。

例如，深受校友們尊敬的校長麥有德(Frank McCarthy, 1868-1954)，在芝罘學校任教時間從1895年到1930年為止，長達三十五年

內地會根據新進傳教士的興趣與能力，調派他們前往芝罘學校從事適宜的工作；而在校內任教的傳教士亦有機會外調內地。Miss Luoilla Hibberd, "The English Schools," *China's Millions* (June 1888): 75; Annie Sanderson, "The Protestant Collegiate Schools, Chefoo," *China's Millions* (April 1895): 46; "Movements of Workers," *China's Millions* (April 1924): 63. 上述例證大致說明內地會透過調度傳教士的方式，來解決芝罘學校教師的來源。

- 52 相較於當時英美婦女多是已婚身分投入中國宣教事業，但內地會接受單身女傳教士入華的申請，可謂是當時中國傳教群體的一大創舉。此外，以1901年的申請數據反映出男女比例接近一致(381:377)，與其他差會的男女比例不同。參見Alvyn Austin, *China's Millions: The CIM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320-331. 不過，亦有學者指出，單身女傳教士雖被賦予期待，但內地會內部存有性別階級的觀念，故女性未必能佔據較高層的專業地位。參見Rhoda A. Semple, *Missionary Women: Gende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Victorian Idea of Christian Mission*, 156.
- 53 類似的例子不少，例如，1909年一位初到芝罘學校的女老師，曾描述其初到芝罘學校時，受到77位女學生列隊歡迎的場面。在教授幾年音樂課之後，此位女老師便順利請調到山西傳教。*Pagoda Branch Occasional Paper* (July 1914): 1-2.
- 54 Margie Baller (Mrs. Dansey Smith), "At Home in the 1890s," *The Chefoo Magazine* (June 1987): 5-6. 作者從1888年到1895年期間就讀於芝罘學校，而後留校任教幼兒學校四年(1895-1899)；女校四年(1901-1905)。

之久；其夫人亦是許多芝罘人心目中的溫暖回憶。每逢聖誕節來臨，她總是親手為那些無法返家過節的孩子們做甜糖，不少校友們感念麥女士宛如母親般照料著他們。除了愛護學生之外，憑藉著婚前在內地傳教的經驗，麥夫人對那些在內地奉獻的傳教士父母特別能夠感同身受。因此，每當有傳教士父母遠道前來芝罘學校探望孩子，她便邀請這些家長到家中作客，分享孩子們在校的表現。⁵⁵麥夫人的角色滿足了遠地家長們無法陪伴子女學習的遺憾；同時也填補學生們離家寄宿的孤單心情。

內地會設校後，雖讓孩子們在中國就學獲得保障，但卻也有未能盡善盡美之處，交通問題乃是一大考驗。受限於近代中國的交通條件，這些分布在不同省份宣教站的傳教士家庭，很可能必須耗費長輒數月、短則數天的舟車勞頓，才能讓孩子順利抵達煙台就學。而且，為了不影響宣教站的經營，對於家長探視子女的部分，內地會設下相關規範如下。

(三) 內地會對於家長及教師的相關規範

據芝罘學校校友米大衛(David J. Michell, 1933-1997)回憶1939年入學的情景，當時六歲的他，由專人陪同經歷一場耗費數月之久的就學旅程，沿途換搭多種交通工具，包括騾車、卡車、火車、船，最後從港口乘坐黃包車抵達校門口。

為了趕在新學年一月一日開學之前抵達煙台，我十月八號一六歲生日剛過的第二天，就得離家上路，一連好幾個月，……老騾車的木輪緩緩地啟動，載著爸媽、妹妹和我，四人正襟危坐在一隻大行李箱上，這笨重的大箱內裝著我今後四年住校所需的衣物、屬於我個人的一切財產。當我像一隻小船划離本家的泊地時，它彷彿成了我唯一的依靠……當卡車的引擎像一陣咳嗽似的發動了，道別的一幕也只得匆匆收場。⁵⁶

相對而言，米大衛的雙親想前往芝罘學校探視孩子，則親子會面

55 “In Memoriam –Mrs. Frank McCarthy,” *The Chefoo Magazine* (July 1946): 7-9.

56 米大衛(David J. Michell)，《戰地童心》(A Boy's War)，張玟珊譯(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7年)，7-9。

的代價，可能耗費一至三個月的來回車程。

為了確保宣教站的運作，內地會對於遠地家長前往芝罘學校探視子女的時間，提出年限間隔的規範。換句話說，在內陸省份服事的傳教士夫婦，必須先行向內地會總部提出申請，始能前往煙台探視子女，否則無法隨意離開崗位。⁵⁷因此，至少有一至三年的時間，在內陸地區的傳教士父母，其實無法見到在芝罘學校就學的子女。根據1930年《中國議事紀錄》，基於中國的交通情形已日漸改善，有人提議應將過去三年的間隔限制縮短，不少與會成員支持將年限調整為兩年，好讓位處偏遠省分的傳教士父母，增加前往芝罘學校探視子女的機會。不過，隔年紀錄顯示，內地會議決的結果傾向維持原來三年的間隔，唯傳教士家長在芝罘一帶停留的時間可以延長，以不得超過三個月為限。⁵⁸

因交通往返耗時，導致傳教士家長必須遵守內地會的規範，始能前往芝罘學校訪視就學子女。此外，在芝罘學校任教，亦同樣受到內地會政策的規範。例如，芝罘教師雖然享有傳教士返國述職的福利，但前提是教學年資需達一定年限，且經由內地會總部依照個人表現裁決，始有補助返國旅費。但是，基於校內教師人手不足，以及旅費撥款的考量下，總部通常採取嚴格把關，無形中也提升教師申請返國述職的難度。⁵⁹

總的而言，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矗立在山東煙台的芝罘學校，

57 1908年《中國議會紀錄》所載的個案，說明一對休假返國的傳教士夫婦未經允許即直接前往芝罘學校，期能與孩子共度聖誕假期。時任內地會總主任的何斯德(D. E. Hoste)裁示，身處內地偏遠省份的傳教士父母需按照內地會的規定，間隔達三年，始得探視在芝罘學校就讀的子女。“Mr. and Mrs. H. W. Middleton (Chefoo School visits by parents),” *China Council Minutes* (Oct. 12th 1908): 473-474.

58 “Visit to Chefoo by Parents in Distant Provinces,” “Interval between visits to Chefoo by Parents in Distant Provinces,” *China Council Minutes* (June 11th 1930; Mar. 12th 1931): 17-19; 50.

59 《中國議事紀錄》列有相關芝罘教師的休假返國議案，內地會視情況批准並決定補貼旅費與否。“G. F. C. Dobson,” *China Council Minutes* (Nov. 23th 1900): 41; “F. McCarthy,” *China Council Minutes* (Oct. 4th 1901): 93。

為內地會的發展提供如下功能：其一，有助於分擔傳教士婦女的母職工作。當孩子們就近在芝罘學校就讀，既可取代過去將子女送回英國家鄉的做法，亦不用擔心子女受到中國鄰人的影響，讓內地會傳教士夫婦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從事傳教工作，也讓婦女從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由此而論，芝罘學校的設立，對於內地會推動在華傳教任務有實質助益。

其次，從經濟層面觀之，一所學校的運作，固然涉及到師資安排以及龐大經費開銷。但是，從內地會發展的長遠角度來看，一旦傳教士子女選擇在中國就學，內地會總部即可省去傳教士父母護送子女返英就學的旅費，不但能節省返國教育的開支，亦能讓內地會傳教士子女們一同集中在芝罘學校，甚至嘉惠其他差會或是外僑子弟的教育需求，並收取學費。⁶⁰關於校內師資的解決之道，內地會亦可透過傳教士調度支援的方式，協助校園與教學工作，減少人事成本的支出。

綜合前述，芝罘學校在中國創立，可以分別從十九世紀傳教士家庭的育兒需求；以及內地會為了長遠發展的規劃觀之。至於這所學校的教育特色，將如何滿足校內多數英籍家長的期待，使得基督教精神與英國文化認同，成為芝罘學校在中國的特色？

四、教育氛圍的營造：以英國教育為核心

芝罘學校分別設立男校(The Boys' School)、女校(The Girls' School)進行獨立教學，至1895年成立小學部(The Preparatory School)後，始奠定芝罘學校三大部門的規模。校內倡導基督教信仰的背景，

60 對於內地會父母而言，將子女送往芝罘學校亦能獲得學費上的減免補助。曾有一位在四川服事的內地會傳教士，讓其子女就近在成都的加拿大學校上學，並向內地會申請補助。議決的結果是，內地會不同意補助這名個案，但表示若將孩子轉學至芝罘學校，可以獲得學費減免。“Financial Provis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of Member of the Mission Sent to Other Schools than the C.I.M. Schools at Chefoo,” *China Council Minutes* (Dec.12th 1917): 522-253.

與內地會有關。爲了滿足家長對於子女靈命啓發的期盼，重視屬靈教育遂成爲首要環節。⁶¹具體而言，校內作息有一套規律的禱告與讀經活動。例如，學生每日應參加早禱，平日晚間亦舉行團契活動；假日早上則在校內紀念堂舉行禮拜儀式，下午有查經班的活動等等，校方亦安排正式課程教導《聖經》。教師的責任之一，是讓這些以英僑子女爲主體的學生們，在靈性成長上得以信靠上帝，受到良好的英國教育，以便未來返回歐美等國升學或就業。⁶²

不過，校方又是如何在煙台的校園內，營造一個特殊的教育氛圍，使學生宛若置身一個有別於外界中國社會的英式校園中？根本的前提是，校方並不鼓勵學生接觸中國社會，更遑論主動探索中國文化風俗。⁶³也就是說，校方從學習方向、生活作息，到運動類型，皆維持一貫的英國風尚。下文將透過幾個面向，具體說明校方如何培育校內學生學習英國文化，進而在這個位處中國的校園內，建立學生對英國知識文化的學習基礎。其中，牛津地區考試制度的落實，對於校內課程的安排以及學生學習方向的影響，至關重要。

（一）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教育方向：以校內推行的牛津地區考試爲例

儘管校內多數英籍學生，自出生以來未曾踏上英國家鄉的土地，卻對英國有著深厚的認同意識，校方的教育方針乃是關鍵主因。回顧芝罘學校創校初期，無論是在教學資源、圖書館藏書量，以及儀器設備，根本無法與英國家鄉的學校相比，就連教師也不得不承認，校內

61 Fred H. Judd, "The Protestant Collegiate Schools, Chefoo," *China's Millions* (Mar. 1895): 31; "Blessing among Sailors at Chefoo," *China's Millions* (April 1887): 48.

62 *Land of Sinim: An Illustrated Repor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CIM, 1904), 35-36.

63 曲拯民 (Moses Chu) 指出芝罘學校的學生雖少與外界互動，但是偶有外出活動時，看在當時煙台住民眼中，對於這些穿著制服，且外出時無分男女，步伐行進整齊，堅守紀律與禮貌的孩子們，無不感到印象深刻，被視爲是中國學生應該學習的對象。Moses Chu, "J. Hudson Taylor and the C.I.M. School," *The Chefoo Magazine* (June 1988): 18.

學生的學習程度，比不上那些在英國社會就學的同齡孩子們。⁶⁴

一般來說，孩子們在中國的學習情況是比不上他們在家鄉的姊妹；因此，當校內發現有一、兩位較早入學的學生，其學習情況可與家鄉同齡孩子相比擬時，是很值得受到注意的。也有一些孩子到了九歲才勉強能閱讀，但如今都能已優異成績通過考試。⁶⁵

所幸，孩子們的進步是指日可待；但在教師們的話語中，也反映出創校階段的艱辛，以及在中國經營英國學校的難處。

儘管芝罘學校創校條件，無法與英國本土的學校相比，但是校方對於辦學的理想，並未受限於地處中國的事實。例如，1891年《億萬華民》刊載一則有關芝罘學校的訊息，明確揭示該校在中國的立意，乃是為了興辦高水平的英語學校，學生的屬靈福祉是首要考量之外，當時已有部分畢業生順利進入西方大學就讀，表現優異。⁶⁶至1908年，芝罘學校落實牛津地區考試制度，歷年來未曾間斷，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不久，當師生被日軍羈押於山東濰縣拘留營之際，教師仍舊克難地為學生舉行牛津地區考試。⁶⁷下文將介紹此一考試制度的性質與成效。

綜觀二十世紀初期設立在中國的英國學校，幾乎都設有專門考試制度，分別以「牛津地區考試」(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及「劍橋地區考試」(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兩大系統為主。「牛津地區考試」，是一套專門為海外英籍學生設立的考試制度，提供學生返國申請大學的機會。當時推行區域，包括新加坡、香港及鄰近煙台的幾個中心在內，例如芝罘學校，以及1895年設立於香港的維多利亞

64 Stanley Houghton, Edith B. Harman and Margaret Pyle, *Chefoo*, 21. (CIM/CSP ADD Box5 File35).

65 "The English Girls' School- A Letter from Miss Knight to Mrs. Hudson Taylor," *China's Millions* (Oct. 1887): 124.

66 "Chefoo Boys' School- Teacher Wanted," *China's Millions* (Jan. 1891): 12.

67 自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芝罘學校一夕之間淪為日軍眼中的「敵性外僑」，導致全體師生被迫遷入日軍管轄的拘留營。關於牛津地區考試制度的推行與成效，以及芝罘學校在抗戰期間被日軍關押在濰縣拘留營的經過，參見張勤瑩，《英國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養成教育——內地會芝罘學校的建立與發展(1881-1951)》，71-146。

英國學校(Victoria British School)。此外，上海一帶有幾所外僑學校，則是採行「劍橋地區考試」制度，諸如1886年由上海工部局管轄的外僑男校(Public School for Foreign Boys)、同年設立的外僑女校(Public School for Foreign Girls)、與1900年成立的上海猶太人學校(Shanghai Jewish School)。⁶⁸

事實上，兩大考試系統有相近之處，但考試時間則有夏、冬季之分。以芝罘學校為例，由於校方考量到每年冬季的聖誕假期，是多數學生返家過節的時機，不便舉行重要考試，故校方採取夏季舉行考試的「牛津地區考試」制度。此外，牛津考試委員會為保障各地區考生的權益以及公平性，即使區域不同，仍要求各地區考生必須同步進行筆試，避免不同考區出現舞弊現象。因此，每逢七月考季來臨，全體教職員皆慎重地為考生安排這場攸關未來升學的考試。⁶⁹

校內課程以英國教育認可的學科為基礎，並且配合牛津地區考試，期能提升校內的教育水準，與英國家鄉學校匹敵。⁷⁰舉凡《聖經》、英國文學、歷史、地理、拉丁文、法文、算術、數學、代數、科學與素描等等，這些科目皆有助於學生準備牛津地區考試。⁷¹二十世紀初，芝罘女校開設「拉丁文」課程可為佐證。一方面，拉丁文是牛津地區考試科目之一；另一方面，拉丁文在當時具有指標性。曾有校內教師指出，學習拉丁文，有助於提昇女校學生未來的競爭力，也

68 參見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蔡詠春等譯，《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原《中華歸主》修訂版）》，1157、1158。

69 Gordon Martin, *Chefoo School*, 1881-1951, 46.

70 "The English Girls' School-A Letter from Miss Knight to Mrs. Hudson Taylor," *China's Millions*, (Oct. 1887): 124; "Chefoo Boys' School - Teacher Wanted," *China's Millions* (Jan. 1891): 12.

71 根據Sample研究指出，芝罘學校從早期課程轉變過程中，逐漸趨向以中產階級對英國教育機構為主的文化期待。參見Rhoda A. Sample, *Missionary Women: Gende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Victorian Idea of Christian Mission*, 154-155.筆者另外找到一個與之呼應的說法，是十九世紀末，有校友描述早先學校的教育宗旨偏向實用性質，目的是培育學生從商，而非專業教育。Fred H. Judd, "The Protestant Collegiate Schools, Chefoo," *China's Millions* (Mar. 1895): 31.由於這方面的史料不多，下文所指涉的部分，主要是以1908年實施牛津地區考試之後的教育情形。

成為芝罘學校吸引家長的教學品質。

因為沒學過拉丁文，很可能使得校內的女孩們在返回英國或是美國後，被認為是比較弱勢的。⁷²

至於牛津地區考試，對於學生學習英國知識文化，將產生什麼關連性？根據1939年的牛津地區考試科目(表三)顯示，牛津地區考試的具體考試方向，是以英國知識與文化傳統為主，形成芝罘學校的教育特色：地處中國，但卻是以英國教育為基調。

表2：1939年的牛津地區考科

牛津考試科目	考試方向
《聖經》	新、舊約
英文	英文作文(含散文以及摘要)
英國文學	莎士比亞的戲劇以及兩部英國文學作品
歷史	英國現代史
拉丁文	文法、作文與翻譯
法文	英文散文翻譯成法文、自由寫作、法文翻譯英文
數學	算術、幾何、等比級數、三角函數
科學	科學通論(醫學、化學與生物學)
藝術	平面繪圖、物體素描、彩色繪圖

資料來源：*Prospectu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Chefoo, 1939*, 8.
(OMF, Kent所藏)

自1908年開始，10年來校內學生應試人數共計443位參試者，順利以測驗成績申請歐美大學，僅12位學生未通過；至1922年，參試人數已達547位，總計529位學生通過。由於參試學生人數不斷上增，且學生的成績表現優異，遂成為芝罘學校在中國辦學成效的明證。⁷³返回母國的校友，在英、美大學學習醫，或從事護理工作有之；擁有高社經

72 Stanley Houghton, Edith B. Harman and Margaret Pyle, *Chefoo*, 81.

73 “The Chefoo Schools,” *China’s Millions* (April 1919): 48; “Chefoo Schools: Additional Masters Wanted,” *China’s Millions* (Oct. 1922): 160.

地位者亦有之，奠定該校在傳教士家長及英國外僑社群心中的評價。⁷⁴

(二) 從徵文比賽到體育運動類型

校方亦經常鼓勵學生，透過圖書館與閱覽室的書籍，主動汲取英國的資訊，關注英國社會情形。平時校方也會不定期舉辦徵文比賽，鼓勵學生透過文字，建構對英國社會的想像。1925年校方針對校內十到十六歲學生舉辦一場徵文比賽，不少學生依照他們習得的英國及世界地理知識，開始在紙上展開一場全球大冒險。例如，有學生的安排是先去北京瀏覽古蹟再轉往西藏；亦有女學生希望在春天之際登上白朗峰；還有學生的願望是先去北極與南極一趟、再回到英國購地當大地主，並組軍隊為英王喬治五世效忠。⁷⁵

從獲獎作品中來看，學生普遍以英國為旅程終點，包括參觀英王喬治五世所在的白金漢宮、走訪倫敦塔。文章內容反映出五花八門的內容，固然充斥著學生想像童趣，卻也反映不少學生以英國為本位，從而擴及歐洲乃至於世界。即使學生發揮想像力環遊世界後，旅程的終點仍舊是英國國土，卻不是父母傳教的所在地。校園圍牆外的中國風俗百態，反而比英國社會更為遙遠。

校內盛行的體育活動及競賽，亦是仿照英國社會的風尚。⁷⁶據蘭大弼醫師回憶，1920年代的校內體育課，不僅是必修而且每周兩次，板球後來也成為他愛好的運動。⁷⁷

74 “Chefoo Schools: 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 *China Council Minutes* (Oct. 8th 1909): 556; Mr. H. L. Norris, “The Chefoo Boys’ School- From Mr. H. L. Norris,” *China’s Millions* (Mar. 1888):34; “Chefoo Boys’ School- Teacher Wanted,” *China’s Millions* (Jan.1891): 12. 此外，以師友通訊為主的《芝罘雜誌》，自二十世紀初期創刊以來，已刊載不少畢業校友在歐美各地就學或工作的動態可供參照。

75 “C.S.A. Essay Competition,” *The Chefoo Magazine*, No.3 (1925): 27-32.

76 自十九世紀末，體育運動及出操正式列入英國學校的課程一環，英國政府更介入主導學童的身體健康。Jane Pilcher, “Body Work: Childhood, Gender and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in England, 1870-1977,” *Childhood*, Vol. 14 No. 215 (2007): 215-219.

77 蘭大弼醫師的長子描述其父親，「他對一切英國事物的愛好擴及到許多項運動上，他喜歡看板球，無論是在電視上或當地村莊綠地上的比賽；牛津

我們在學校裡有許多運動，有足球、板球、網球以及夏天時的游泳和划船。……每周的星期六下午，學校與芝罘商會(Chefoo Community)進行比賽。在芝罘當地，有銀行、商人、公司行號，他們組織足球隊與學校的足球隊對抗。……板球是一種非常英國式的球賽，我想只有在大不列顛國協範圍內有人玩，別處沒人玩這種競賽，那是種非常刺激的比賽。每星期六，夏天是板球賽，在冬天時為足球賽。⁷⁸

具體而言，校內舉行的運動項目中，尤以板球、足球這類代表英國特色的運動，最受男生青睞；女生則喜愛曲棍球及網球。⁷⁹學生們也會利用年度校慶之際，向家長及來賓展現平日鍛鍊的運動實力。⁸⁰

(三) 國族認同的象徵：校內紀念堂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除了課程、寫作與體育運動方面的訓練之外，校園空間的建築與紀念碑，亦是芝罘學校形塑學生認同意識的重要象徵。座落在芝罘學校校園內的紀念堂，不僅專供校內學生們進行禮拜、聽講、音樂會，以及舉辦學生年度展覽的場地；更是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戰亡校友的重要標的物。

在空間設計上，紀念堂可容納近五百人左右，成為校內舉辦大型集會的重要空間。因此，校方經常利用紀念堂舉行演講，安排校內教師講解新議題，或是邀請外界專家代表蒞校演說，開拓學生們的學習視野，為日後前往英國、美國、加拿大或澳洲等地生活預作準備。⁸¹

落成於1924年的紀念堂，設立目的不僅提供學生進行集會、聽

與劍橋大學的划船賽讓他左右為難，他設法不偏袒任何一邊，對於輸的一方他總是感到遺憾」。參見陳守棟主編，《對上帝有信，對人有愛—蘭大弼醫師紀念特刊》，(彰化：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2010年)，18。

78 劉翠溶、劉士永等訪談、整編、中譯，《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42-43。

79 板球與足球在當時英國的公學教育中，被視為是形塑重要社會品質與男子德性的運動。參見John Beynon, "Masculinities and the Imperial Imaginary," in *Masculinities and Culture* (Phil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2002), 41.

80 除了校慶之外，校內還有板球季的訓練，教師會藉此機會帶領學生與外僑們進行比賽。"School Chronicle," *The Chefusian* (Feb.1933) (無頁碼)。

81 "The Story of Our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 at Chefoo, 1879-1929," *The Chefoo Magazine* (Dec.1987): 12-15.

講、禮拜的功能而已，更別具歷史意義。當時校友募款籌建紀念堂的主因，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目的是為了紀念參戰校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況不僅撼動歐洲情勢，中國知識份子也透過轉譯與論述的方式，注視這場歐戰的變化。⁸²然而，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同關注歐戰者，還包括芝罘學校的師生，校內師生及家長無不擔憂歐戰情勢，因為不少校友正在前線上為國奮戰。

與此同時，校方經常舉行代禱儀式，盼望這些在前線的校友們能夠平安歸來；並將這些校友們列入「榮譽榜」中，表彰校友們為國奉獻的榮譽心。此外，校方也會安排集會，由教師代為朗讀有關前線戰況的信件，保衛國家的激昂情感，亦是激發校內學生認同國家意識的榜樣。⁸³據統計，至1917年初，已有110位芝罘校友參戰，其中88位乃是內地會傳教士之子。據戰後的統計數字顯示，芝罘校友參與戰事的總人數高達800位以上，計有34位戰死沙場。⁸⁴

值此，戰後不少師友發動呼召，希望籌募一筆紀念基金，標彰為國犧牲的芝罘校友們，並以此作為興建紀念堂的經費。⁸⁵待資金籌募告一段落，學校教師組成委員會決議，致信時任內地會總主任何斯德(D. E. Hoste, 1861-1946)，由其委派建築師前來校內勘查，並於1923年動工，隔年宣告竣工。1924年，校方舉行紀念堂開幕儀式，並委由校內曾教過這些戰亡校友的教師，代為宣讀校友名姓，場面肅穆。⁸⁶

82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介紹歐戰的論述形構，以及歐戰帶給中國在精神層面的影響，參見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7:3 (1996.9)，91-130。

83 “C. I. M. Schools Memorial Hall,”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Memorial Hall-Opening Ceremony and Service* (April 4th 1924):1. (CIM/CSP ADD Box2 File1).

84 “The Intercession Service for ‘Old Boys’ on Active Service,” *The Chefoo Magazine* (June 1916): 29-30; “Editorial Notes-Sons of Missionaries and the War,” *China’s Millions* (Jan. 1917): 10-11; “The C.S.A.,” *The Chefoo Magazine* (April 1933): 4-5.

85 “War Memorial Fund,” *The Chefoo Magazine* (June 1920): 52.

86 “Editorial Notes- Sons of Missionaries and the War,” *China’s Millions* (Jan. 1917):10-11; “To The Old Boys and Girls of the Chefoo Schools,” *The Chefoo Magazine* (June 1920): 52; “The CIM School,” *China’s Millions* (May 1923): 79; “The Story of Our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 at Chefoo 1879-1929,”

基於前述，校方將芝罘校友參戰的歷史，透過紀念碑、紀念堂建築與男校柵門等等實體形式，標註在校園的學習環境內，顯示校方營造出一個可以凝聚國族認同的學習與生活氛圍，增強學生對於英國社會與文化的認同感，讓歷屆學生都能以此記憶歐戰的歷史，與校友為國捐軀的精神，更成為校方與海外校友大肆推崇的對象。⁸⁷至1920年代，校內仍陸續擴建相關硬體設施，表彰參戰校友的精神，以及凝聚國族認同氛圍。例如，1921年，先是設立紀念碑，悼念這些為國捐軀的英勇校友們；1924年，紀念堂落成後，便與學生們的寄宿生活緊密結合，承載了師生的共同回憶；待1929年，則有學生家長主動捐贈柵門給男校，上頭刻有文字紀念獻身戰場的校友。⁸⁸

紀念堂對於校內師生而言，是一個充滿生活記憶的空間。例如，1930年代頂著牛津大學的光環，進入芝罘學校任教的馬義信(Gordon S. Martin, 1903-1998)，選擇在紀念堂完成終身大事，邀請全校師生參與婚禮布置活動。⁸⁹此外，一些大型的禮拜活動，亦兼具英國認同意識的養成。1935年，校方為了慶祝英王喬治五世(King George V, 1865-1936)與瑪莉皇后(Queen Mary of Teck, 1867-1953)二十五周年的「銀禧慶典」(Silver Jubilee)，特地在校園內舉辦慶祝活動，據1935年5月8日的《芝罘日報》(Chefoo Daily News)報導描述，當日熱烈氣氛與晴朗的天氣，是「令學生難忘的一天」。⁹⁰

China's Millions (Dec.1987): 13-15.

87 克雷斯威爾(Tim Cresswell)，《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徐苔玲、王志弘譯(台北：群學，2006年)，87-130；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吳叡人譯(台北：時報文化，2010年2版)，37-46。

88 “War Memorial at Chefoo Schools,” *China's Millions* (Nov. 1921): 128; “The Dedication of the New Gates,” *The Chefoo Magazine* (Dec. 1929): 4-5.

89 “C. I. M. Schools Memorial Hall,”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Memorial Hall-Opening Ceremony and Service*, 2-3. Stanley Houghton, Edith B. Harman and Margaret Pyle, Chefoo, 15-16; “In Memoriam – Gordon Martin, 1903-1998,” *The Chefoo Magazine* (Winter 1998/1999): 59.

90 “Successful Jubilee Celebrations in Chefoo- A Day Children will Remember,”

隔年，英王喬治五世逝世消息，在校園內喧騰一時。1936年1月28日，此即喬治五世在英國舉行隆重葬禮的同天，一場由英國領事主導的正式禮拜，選在芝罘學校的紀念堂內舉行。當天邀請多位牧師、駐煙台的多國官方代表，以及煙台居留地的英國民眾，與芝罘學校師生齊聚一堂，為英王默禱。⁹¹

(四) 偏重英式教育所造成的限制

芝罘學校在知識教育與考試制度方面，採取英制規範，積極營造學生與英國社會的連結性。如此的教育氛圍，造就該校特殊的學習現象：即學生雖在中國的校園內就學，但是他們的學習與活動，卻是以英式教育為基調，學生猶如處在一個與中國社會隔絕的教育園地中。然而，即使芝罘學校與外界中國社會的互動不多，為了能讓這些在中國成長的學生，積極地認識並適應英國文化，仍具有相當大的難度。無論是讓學生運用他們有限的生活經驗，去接受英國的歷史與文化，或是想像英國社會的現代化設備，實則存在著不易克服的隔閡與落差。芝罘教師以同理心看待，將這些艱辛解釋為傳教士與他們的下一代，為了福音廣傳所做的犧牲。⁹²

由此可知，校方致力在山東煙台貫徹英式教育，並塑造學生對於英國的認同意識，誠屬不易。事實上，校內學生不全然是英國籍，仍有美國、加拿大、澳洲以及挪威籍的學生存在。對於這些非英國籍的學生而言，校方以英國為本位的教育政策，很可能造成他們返回母國後，再度面臨文化適應的困難，乃至於認同感的混淆。

1920年代中葉，幾位加拿大籍校友在《芝罘雜誌》上撰文批評母校，主要批判校方在課程安排上，全然以英國為本位，歷史與地理的教授範圍，亦侷限在英國。⁹³加拿大籍校友的意見，反映出非英國籍

reprinted from *Chefoo Daily News* (May 8th 1935)(CIM /CSP/ BOX2 File1).

91 “Memorial Hall,” *Chefusian* (winter term 1935):1.

92 Herbert J. Alty, “The Story of Our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at Chefoo, 1879-1929,” *The Chefoo Magazine* (Dec.1987): 15.

93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efoo Schools Association,” *The Chefoo Magazine*

校友們對於母校教學的反省立場，並要求增加不同國情的課程，但課程改變不大。直到1930年代，在美國籍家長的爭取下，美國籍學生學習美國史的權益才逐漸受到正視。⁹⁴長期以來，校方維持英國教育為基調的立場，的確造成非英國籍校友們，遭遇到文化適應上的挫折，甚至對於自我的認同感產生疑惑。

同為傳教士之女的美國作家賽珍珠，遂將傳教士子女面臨文化認同的調適過程，轉化成小說題材，場景之一即是設定在芝罘學校。主角是一位就讀芝罘學校的美籍傳教士之子，因中國的求學歲月，造成日後在心態上面臨文化與國族認同的矛盾。⁹⁵在芝罘學校求學階段，主角為自己非屬英國籍的身分感到自卑，但卻又對美國領土大於英國而感到自豪。這樣的心態，致使其日後既厭惡英國文化，卻又喜以英國腔標榜自我的矛盾認同。儘管賽珍珠並非芝罘學校校友，透過虛構的人物情節，精準地描繪出，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成長階段中，曾面臨文化認同的心理轉折過程。⁹⁶此外，賽珍珠以芝罘學校作為敘事場景，或也反映出個人對於該校的讀解。

五、結語

藉由芝罘學校的教育模式，突顯出校方極力營造一個可比照英國

(Jan.1929).(無頁碼)(CIM / CSP 12).

94 起因是校內的美國籍家長向校方反映，應該增加校內美籍教師的人數，以便平衡校內過度重視英國文化的風氣。“Co- Education in the Chefoo School,” *China Council Minute* (Mar. 3th 1932): 106-107.

95 Pearl S. Buck, *God's Men*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1).

96 芝罘學校校友亦曾撰文介紹賽珍珠此書，參見Norman Cliff, “Novels on the Chefoo School and Weihshien Camp,” *The Chefoo Magazine* (Summer 1991): 20-22. 除了文化認同問題之外，透過美籍傳教士子女自身在中國經驗，解讀傳教與帝國主義的關聯性，參見Sarah R. Mason, “Missionary Conscience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1900-1949,” (Ph.D. dis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78).感謝王成勉老師提供此一資訊。

社會認可的教育環境。儘管該校位在中國，但教育立場與學生的認同取向，卻與遙遠的英國文化相呼應，形同與周遭的中國社會相隔絕。有趣的是，倘若以此對比戴德生主導的內地會宗旨，可以發現戴氏要求內地會傳教士，必須適應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傳教策略，並未強制落實在芝罘學校多年來的教育模式上，突顯出傳教士子女的培育，並不同於「小傳教士」的訓練。證明芝罘學校的教育方針，不僅有別於內地會傳教士的訓練，亦未在課程的安排上，增添有關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屬性。

儘管校內學生在學期間缺乏認識中國的機會，卻未阻絕校友重返中國的意願，甚至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歷年來皆有校友願意選擇當年他們父母親及教師們前往海外奉獻的決心而重返中國。除了印證校內屬靈教育的成效之外，也增添了校友們的跨文化經驗，促使與中國及台灣保持連結。隨著芝罘學校在1951年撤離中國後，卻也意外開啓芝罘校友與台灣的連結，種下芝罘人在台灣的因緣。

在台北創立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戴紹曾牧師(Rev. James H. Taylor III, 1929-2009)，乃是第二代芝罘人，其父戴永冕(Rev. James H. Taylor II, 1894-1978)牧師也是芝罘人；祖父戴存仁牧師的童年，則是成長於英國，與遠在中國的父親戴德生遙遙分隔兩國。成年後奉父命之託，特地從英國前來協助芝罘學校從事教學工作，是該校的第二位教師。1950年代，隨著父母從中國遷往高雄落腳的戴紹曾牧師，除了是第一位擔任過海外基督使團(OMF)總主任的芝罘校友之外，更是長年投身華人傳教事工。畢生奔走在台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大陸，並以教育及醫療的形式，在華人所在地區，種下福音種子。其精神正傳承曾祖父戴德生的使命。⁹⁷

另一位校友蘭大弼醫師，二戰期間，從英國前往福建泉州惠世醫院服務。1950年代初期，蘭大弼醫師偕其妻高仁愛醫師(Jean Murray Landsborough, 1920-1993)應英國長老教會之邀，返回童年故鄉彰

97 "James H. Taylor III, M. A. D. D. - C.S.A. Vice President," *The Chefoo Magazine* (June 1987): 2.

化，接續彰化基督教醫院的經營。經蘭大弼夫婦偕同醫院同仁提升院內醫療品質，始讓這所創始自十九世紀末的彰化醫館，發展成台灣中部地區最大規模的現代化綜合醫院，提升中部地區的公共衛生教育。

不僅如此，多數海外校友對於這所位在中國的母校，保存深厚的情感，並透過特定的組織與刊物，維持師友之間的聯繫，諸如「芝罘校友會」(Chefoo School Association)的活動，或是投稿到《芝罘雜誌》，這樣的傳統更是維持至今，已逾百年之久。創立自十九世紀末葉的芝罘學校及其歷史，可以歸納出如下幾點：

首先，從芝罘學校的設立及其功能，探討新教傳教士家庭在中國的育兒問題。回顧十九世紀末葉的在華西方傳教士婦女，他們普遍對子女在非基督教環境中成長一事感到憂慮，認為是妨礙子女們的心智與習性。由此可知，在海外服事的傳教士夫婦，不只是面對傳教問題而已；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困擾，亦成為他們教養下一代的隱憂。為此，早期有許多傳教士夫婦排除萬難，讓孩子回到母國接受教育，卻換來親子疏離的代價；另有一些傳教士婦女選擇放棄傳教工作，目的是為了在中國家中營造母國的文化空間，確保子女可以在家中學習母國文化與生活方式，防止孩童受到中國鄰人同化的影響，但成效不彰之外，內陸環境的氣候與疾病問題，對於孩童健康更是一大問題。

所幸，自1881年芝罘學校創立後，一個兼顧醫療、教育與屬靈信仰的教育環境於焉而生，有助於解決傳教士子女的教育。過去這些生活在內陸省份的傳教士夫婦，必須適應文化差異的不便，卻又為育兒問題感到困擾。但是，芝罘學校設立後，內地會傳教士婦女可以從育兒家務中解放出來，有利於內地會推動在中國各省分的教務活動。

其次，芝罘學校落實的教育方向，是刻意營造一個以英式教育的環境。為了兒童的健康、教育與屬靈信仰，戴德生在臨海的煙台設立芝罘學校，提供傳教士父母及其他外僑家庭一個妥善教育環境，並且盡可能仿照英國學校教育，提升學生在中國的學習品質。讓學生在校園內獲得靈性培養，以利日後返回英語系國家繼續深造或就業。具體而言，校方不僅以英國教育為本位，學習英國的文化知識、運動風尚之外；亦重視培育學生的愛國意識，尤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的

校內氣氛為甚，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然而，這樣的教育模式，一方面導致校內學生缺乏認識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妨害其他非英國籍學生的學習與認同。

總之，戴德生在十九世紀末葉，為傳教士子女設校的創舉，提供我們一個新的討論視角：一方面有助於分析內地會傳教士父母在中國的育兒需求，以及內地會總部對於傳教士子女教育的因應之道；另一方面，透過芝罘學校的教育面向，可以解釋當時以內地會傳教士子女為主的學生，在中國的學習經驗，以及認同英國文化的過程。

事實上，近代中國還有許多關於傳教士子女的案例值得探索，基於童年的文化背景，使得不少傳教士子女在成年後，透過不同形式追尋童年的跨文化養分。他們具跨文化成長的背景與經驗，值得來日進一步蒐集例證與研究，有待開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新議題。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 著，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文化。
- Cleverley, John (約翰·克萊佛雷)、Phillips, D.C. (丹尼斯·菲利浦斯) 著，陳正乾譯。2006。《西方社會對兒童期的洞見——從洛克到史巴克具有影響力的兒童模式》。台北：文景。
- Cliff, Norman (柯喜樂) 著，韋華林譯。2006。《聖愛的火焰-中國宣教史上的海家班》。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
- Creswell, Tim (克雷斯威爾)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群學。
- Fairbank, John King (費正清) 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1993。《劍橋晚清中國史：1800-1911》（上）（*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Hobsbawm, Eric J. (霍布斯邦) 著，賈士衡譯。1997。《帝國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台北：麥田。

Michell David J. (米大衛) 著，張玟珊譯。2007。《戰地童心》(*A Boy's War*)。香港：海外基督使團。

Saunders, Rev. A.H. (索行年) 著，司米德譯、柴連復重編。2005。《索教士庚子遇難記附愛主孩童殉難》，收錄於《東傳福音》第二十三冊，王美秀、任延黎主編。合肥：黃山書社。

Steer, Roger (史蒂亞) 著，梁元生譯。2006。《戴德生——摯愛中華》。北京：中國友誼。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87。《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原《中華歸主》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守中、郭大松。2001。《近代山東城市變遷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王成勉。2013。〈書評：*Alwyn Austin, 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漢學研究》第三十一卷第四期，頁335-342。

余文章。2004。〈維多利亞文化身分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中外文學》第三十三卷第六期。頁125-153。

林美玫。2003。〈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活動：以上海聖瑪利亞女學為例(1881-1907)〉，收錄於《無聲之聲(I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1600-1950)》，羅久蓉、呂妙芬主編，頁177-21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林美玫。2009。《信心行傳：中國內地會在華差傳探析》。台北：花木蘭。

徐中約，計秋楓等譯。2008。《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北京：世界圖書。

張玉法。1987。《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彩霞。2004。《海上山東——山東沿海地區的早期現代化歷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張陳一萍等編。2005。《惟獨基督——戴德生生平與事工圖片紀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團。

- 張勤瑩。2014。《被遺忘的中國童年-芝罘學校與內地會傳教士子女》，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 梁元生。1995。《歷史探索與文化反思》。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陳守棟主編。2010。《對上帝有信，對人有愛——蘭大弼醫師紀念特刊》。彰化：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黃金麟。1996。〈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七卷第三期，頁91-130。
- 楊漢麟、周采。1998。《外國幼兒教育史》。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
- 劉素芬。1990。《煙台貿易研究(1867-191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劉翠溶、劉士永等訪談、整編、中譯。2007。《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蔡錦圖。1998。《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
- 盧在軾。2006。《中華內地會在華傳教活動研究(1865-1905)》，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 戴德生，路中石譯。2004。《帶著愛來中國》（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 魏永生。2004。《晚清山東商埠》。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

二、英文書目

- Anderson, Michael. 1996.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Family, 15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ustin, Alvyn. 2007. *China's Millions : The CIM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Michigan: Wm. B. Eerdmans.
- Bailey, Paul J. 2007.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Barr, Pat. 1972. *To China with Love: The Lives and Time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60-1900*. London: Secker& Warburg.

- Bell, L.G.. 1997. *Hidden Immigrants: Legacies of Growing Up Abroad*.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 Beynon, John. 2002. "Masculinities and the Imperial Imaginary," in *Masculinities and Culture*. Buckingham; Philadelpha, Pa.: Open University.
- Boocock, Sarane Spence and Kimberly Ann Scott. 2005. *Kids in Context: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
- Broomhall, A.J.. 1989. *Hudson Taylor and China 's Open Century. vol.7*.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Broomhall, Marshall. 1915. *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PA. Philadelphia CIM.
- Buck, Pearl S. 1954. *My Several Worlds: A Personal Record*. 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
- . 1951. *God's Men*, London: Methuen& Co LTD.
- . 1944. *The Fighting Angel: Portrait of a Soul*.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 . 1936. *The Exile*. New York: John Wiley.
- Carpenter, Mary Wilson. 2003. *Imperial Bibles, Domestic Bodie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Clemmons, Linda. 1999. "Our Children Are in Danger of Becoming Little Indians Protestant Missionary Children and Dakotas, 1835-1862," in *Michigan Historical Reviews* 25(2): 69-90.
- Francis, Mark. 2007.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uinness, Mary Geraldine. 1894. *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 Hunter, Jane. 1984.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 of the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ndsborough, Marjorie. 1972. *In Beautiful Formosa*.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1924. *Stories from Formosa*.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1967.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Liao, Kang. 1997.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ridge Across the Pacific*.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Martin, Gordon. 1990. *Chefoo School, 1881-1951: A History and a Memoir*. Braunton Devon: Merlin Books.

Mason, Sarah R. 1978. *Missionary Conscience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Imperialism: 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1900-1949*. Ph.D. Dissertation,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Mingardi, Alberto. 2011. *Herbert Spencer*. New York: Continuum.

Parlevliet, Sanne. 2011. "Daily Chicken: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Bourgeois Family Values in Adaptations of Literary Classics for Children, 1850-1950," i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36(4): 464-482.

Pilcher, Jane. 2007. "Body Work: Childhood, Gender and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in England, 1870-1977," in *Childhood* 14(215): 215-219.

Pollock, David C. and Ruth Van Reken. 1999. *Third Culture Kids: The Experience of Growing Up Among Worlds*.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Porter, Andrew. 2004. *Religion Versus Empir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Overseas Expansion, 1700-1914*.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ruitt, Ida. 2003. *A China Childhoo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Saari, Jon L. 1990. *Legacies of Childhood :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 1890-1920*.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mple, Rhoda A. 2003. *Missionary Women: Gende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Victorian Idea of Christian Mission*. New York: Boydell Press.

Stearns, Peter N. 2010.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Steer, Roger. 2011. J. *Hudson Taylor: A Man in Christ*. OMF Publishing.

Taylor, F. Howard. 1903. *These Forty Years –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Philadelphia : Pepper Publishing Company.

Thornton, Arland. 2005. *Reading History Sideways: The Fallacy and Enduring*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al Paradigm on Family Life. Chicago and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kuhamma-Espinosa, Tracey. 2003. "Third Culture Kids: A Special Case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Multilingual Mind : Issues Discussed by, for, and about People Living with Many Languages*, edited by Tracey Tokuhamma-Espinosa, pp. 165-168.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三、檔案與原始史料

(一)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館藏「內地會檔案」(C.I.M. Archives)

China's Millions : 1881 (April, July.), 1882 (Dec.), 1885 (Dec.), 1886 (Jan.), 1887 (Oct.), 1888 (Mar., June), 1891 (Jan.), 1892 (June), 1895 (Mar., April), 1896 (Aug.), 1914 (June), 1917 (Jan., June), 1919 (April), 1921 (Nov.), 1922 (Oct.), 1923 (May), 1924 (April), 1929 (Dec.), 1987 (Dec.).

China Council Minutes : 1900 (Nov), 1901 (Oct.), 1903 (April), 1908 (Oct.), 1909 (Oct.), 1912 (Feb., Sep.), 1917 (Dec.), 1930 (June), 1931 (Mar.), 1932 (Mar.).

Pagoda Branch Occasional Paper : 1914 (July).

Prospectu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s, Chefoo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1) (CIM/CSP Box1).

The Chefoo Magazine : 1916 (June), 1920 (June), 1925, 1926, 1929 (Jan., Dec.), 1933 (April), 1946 (July), 1947 (July), 1987 (June, Dec.), 1988 (June), 1991 (Summer), 1992/1993 (Winter), 1998/1999 (Winter).

The Chefusian : 1928 (Sep.), 1933 (Feb., Aug.), 1935 (Winter term).

Houghton, Stanley, Edith B. Harman and Margaret Pyle, *Chefoo*. London: CIM, 1931.(CIM/CSP ADD Box5 File35)

(二) 原始史料

2006。《使信全覽》(*The Messenger*)。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重印。1904 (Jan), 1911 (Nov.), 1912 (Feb., Dec.), 1917 (Mar.)